

仪式感

■孙道荣

认识一个老作家，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他都要做一件事情，去邮局，取稿费。

写作几十年，即使现在七十多岁了，他仍然保持着写作的热情，每年也会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不少作品。以前写作，他都是用方格稿纸，手写，工工整整，然后，叠整齐，装进信封，然后，拿到邮局邮寄。每次投稿出去，老作家就像放飞了一只信鸽，期待着它带来好消息。

这些年，忽然都无纸化了，电子化了。很多报刊基本上不接受邮寄的稿件，而是通过邮箱投稿。老作家与时俱进，从零开始，买了电脑，学会了打字，也掌握了邮箱投稿。有的报刊已经不给作者邮寄样报样刊了，稿费也是通过银行卡支付。不寄样刊，老作家也能理解，减少成本嘛。唯一不能接受的，是稿费直接打到银行卡上，像以前单位里发工资一样，毫无感觉。照理，这样不是更方便，更快捷吗？但老作家自有他的想法，他希望能收到

邮局送来的稿费单，那张薄薄的纸片，仿佛成了他坚持写作的唯一证据，他需要的是这份存在感和仪式感。

有几家编辑部，作者的稿费，可以选择银行卡打款，也可以像以前一样，通过邮局汇款。老作家毫不犹豫选择了邮局汇款，这样，每个月，他还能收到几张稿费单，虽然比以前明显少多了。

每收到一张稿费单，老作家都要仔细端详，是哪家报刊的，是哪篇文章的稿费，至于稿费多少，他倒反而不是特别在意。在老作家看来，薄薄的稿费单，不管是二三百，还是三五十，都是自己劳动的回报，也是编辑部和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承认，就像自己种下的一粒种子，现在开花了，结果了，能不开心吗？

汇款单的背面，需要填写收款人姓名，证件名称和号码，老作家一丝不苟地填写，这感觉就像当年一笔一画地誊稿一样。填写完了，签好名，老作家才将稿费单，整整齐齐地夹在一个

笔记本里。他要将它们积攒下来，等到月底了，集中去邮局领取。

到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不管收到了多少张稿费单，老作家都会亲自去邮局领取一次。

这是一个老作家的节日，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最快乐的一刻。

他从笔记本里，将一摞压得齐齐整整的稿费单拿出来，放进包里，穿上外套，穿上皮鞋，戴上帽子，戴上老花镜……老太婆每次都笑他，不就是去邮局取几张汇款单吗，干吗搞得跟走亲戚，或者去参加什么重要活动似的？老作家也乐了，对我来说，这还真比开会重要，比参加活动有意思，像走亲戚会老友一样有趣呢。

到了邮局，将一叠汇款单和身份证一同递给业务员，业务员都认识他，招呼一声“您来啦”，这感觉就像一月一次的约会。老作家也道一声，“又来麻烦你们啦。”可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要一张张核对，打印，累计，还得劳后面的客人排队久等，真是歉意得很

呢。

取完款，从邮局出来，老作家的口袋里，揣着这个月的稿费收入，不多，也许三五百，也许千儿八百，写作并不足以让他养家糊口，更不能为他带来荣华富贵，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都是自己的文字换取来的，是自己还能够让文字和精神开花结果的标识。回家的路上，他会顺便用这笔刚刚取来的稿费，买几斤苹果，或者一个西瓜，或者一袋瓜子，带回去，给老太婆和小孙子品尝，它觉得用自己稿费买的，与拿退休金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老作家，也是他作为一个老人，仅存的那点仪式感，它让一个人的世俗生活，忽然有了一抹亮色。



夜航船

■木瓜

记忆深处的运河

往事悠悠

她还是照旧一路向东，就如同我儿时看到的一样，带着浓浓的萧绍乡音，带着古老倔强的习性，在蜿蜒起伏的黄金水道中，吟唱着、欢畅着、嬉笑着；流过朝霞映红的田野，流过明月朗照的村庄，流过熙攘繁华的市镇，流过萧然百姓的心田，她就是浙东大运河。

五六十多年前，萧山县城方圆不过几平方公里，那时候的城厢镇到处流动着温润粹美的水网情致，小桥流水，清新古朴，穿城而过的千年运河就是当时的小城中心。

河南岸的那条街叫上街，它以商业为主，繁荣热闹，商铺店面，五花八门。而隔河相望的叫下街，那儿又是另一番风景，整条街充满了知识的氛围，集结了县城里所有的文化元素。白天幽静清爽通透，到了夜晚人山人海相当闹猛。工人文化宫放电影，萧山剧院做戏文，文化馆里打乒乓，大会堂里有演出，东门干校上夜校，你若偏爱在夜幕下去下街走一走，那收获的一定是心情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

凡人脸谱

关于家族里爷爷辈以上的事，我听到的只是传说。

父亲曾经和我讲述过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总觉得父亲也一定只是听闻，因为那一种表述更像一个传说和故事。后来参与编写湖头陈陈氏家谱，并被委以撰写序言的重任，仔细梳理后好像也才明白了这个大家族的一层关系，但也只是一种关系而已。

直到前几日，我被告知我的那个卧床多年的二婆，最近精神越发不济，怕是很难熬过这个夏日。我便很是心急地去探视，趁机也对藏在心里那么多年的传闻作了探究，故事便由此完整和丰满起来。

我的曾祖父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公望先生与阿见先生是同胞兄弟，我的太爷爷排行老二，而阿见先生排行老大，所以我也应该呼他为大太爷爷或者大

太公。这个大太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书塾先生，小时候我曾经在二公家老宅的堂前看到过他的照片，一副古代教书先生的样子。所以追溯起来，我们家后来出了四位正宗的教书先生也就有血脉相承不足为奇了。

大太爷爷在湖头陈的老屋子里是成了家的，而且是繁育了二男一女三个孩子，但在名下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个大儿子据说是因为大太爷爷婚后几年没有生育，便领养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我所谓的大公。想不到在领养了以后家里便开枝散叶，有了一个亲生的儿子和女儿，儿子排行老二，所以我呼他为二公。大概是考虑到领养和已出的将来总有一些麻烦，在我的大公成年立家后，大太爷爷便在长河老街旁边给他置房子田产让他自立门户。这样长河西兴两地，两房儿子和谐相处，关系

就好”。爷爷开口了，苍老的声音不免有些沙哑，仿佛藏着悠悠的岁月却难掩对小女孩的宠爱，听起来是那么亲切。“当心点，别淋着，好好走！”小女孩安分了点，柔嫩的小手牵起了爷爷布满老茧的大手。一黑一白显得有些刺眼的突出。爷爷的嘴角仍慈祥地扬着，眼角却是两三条深深浅浅的细纹乖乖地挂着，左肩的颜色愈来愈深，最终，一老一小的身影汇聚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长街尽头。

再步长街撑一把油纸伞，落雨纷纷，脸上清泪低落，再回首，雨中的空气仿佛都充满了故事，远山的青黛，一如

处理一直很好。

后来不知是因为丧妻断了弦或者大太爷爷有了添房旺家的愿望，就有了第三个儿子我叫做小公的出现。作为农村比较殷实却有文化的家庭，娶几房太太本来就是平常不过的事儿，如果是续弦那更是顺理成章。但事情好像不仅仅只是添房或者续弦。

据说这位阿见大先生看中了王家坞里一户李姓家庭的千金。大太爷爷是住在湖头陈的一处老宅里，这是我小时常去的地方，是四合院的规模，和我们家相距甚近，和我的太爷爷留下下来的宅院相似，都有独立的天井庭院。而王家坞和湖头陈这是两个紧邻但又有着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然村，一个靠水吃水，一个靠山吃山。只是这户李家香火不旺，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嫁到陈家来，李家从此便断了香火。我的大太爷爷自然也

不能上门做女婿。可偏偏男友情投意合，李家的长辈也喜欢乐意，那便就成了吧。于是，我们陈家这位大太爷爷便山里山外都有了房头。一边守着陈家的基业，一面又与李家姑娘有了婚姻之实。曾听族里的老年人煞有介事地说，大太爷爷，每天在家的书塾授完课，便会在黄昏的时候，一袭长衫一根烟斗，手上可能还拎着一些点心，慢悠悠地往王家坞的山里走，这后来便就有了我的小公。书塾先生毕竟是有情怀有文化的人，不仅仅在陈李两家胜利播种，而且播种成果赋予了文化的含义。为我的二公取名叫陈立，希望陈家立起来旺起来。为我的小公取名叫李传，就是要为李家传宗接代，香火再续……

后来，我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教师，我也做了数年的教师，我想这一切应当都是拜大太爷爷所赐。

■陈垚雯

在小巷尽头回首

泛白。

我在小巷尽头回首，抓住从指缝中溜走的时光，牵起爷爷的手，再一次走过小巷的每个角落，那女孩便是儿时的我。这一次，我替爷爷撑起了一把伞，撑起了一片天，手上拎着自己最爱吃的糕点，我们仍是笑着，却不语。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那碎银几两，以为得之就能解世间惆怅。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圈里，是那小巷中点点滴滴流淌着的回忆，让我的心有所依栖，让那爱有了踪迹可寻。

时过境迁，小巷还在，爷爷还在，爱也仍在，一切都还在继续……

湘湖新苗

■施梦洁

走进抗战纪念馆

来到河上镇，参观萧山抗战纪念馆是浙江理工大学“红色和绿色”社会实践小队的重要之旅。

走入第一个展区后，我在两张黑白照片前停了下来，这时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炮火声。“快！掩护好自己，立马开火！”一声大喝让我蓦地机灵起来。望着聚精会神更换弹药的连长，我连忙扛着枪压低身子……

进入第二个展区，我看到几位神情严肃的军人正在萧山县政府的会议桌旁讨论着什么。一位军人皱眉道：“杭州沦陷，日军马上就要渡过钱塘江，城厢镇仍不安全，我们必须进行战略转移，可是去哪儿呢？”另一军人提议：“河上店地处萧山、富阳、诸暨三县交界，此处条件得天独厚。”一阵低声讨论后，大家都点头同意。县政府南迁河上店后，避免了多次轰炸，而萧山也因而成了浙东抗战的前沿阵地。

转入第三个展区，我看到李阿婆早早地站在小操场上坐下，和王阿婆一起摇着蒲扇等待抗日戏剧的演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在舞台上挥舞着旗帜，台下的村民也激动地站起来一起呐喊……时任萧山县长的黄蕓着力组建政工团，政工团通过谈农事，干农活，组织文艺演出队，加强宣传工作，对萧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5月，在黄县长任内，萧山县专门出版《萧山日报》宣传抗日思想。这是全县唯一的一张报纸，还流行于绍兴、金华和浙江省政府所在的永康县，一度名声在外。

越过苦难，是无上光荣的一生。我来到了最后一个展区。在剔透的玻璃展柜中，与其他奖章、文书摆放在一起的竟是一只方便面包装袋。弯下腰，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只手，颤巍巍地把方便面袋递给我……“拿着啊，咱们建设古建筑遗址要钱，你们拿着。”老人的衣领卷了边儿，有点泛黄，双手布满斑点，指缝有点污垢，但那只方便面袋中，装着一万元。馆长郑重地收下了老人的心意……

实践小队队长的轻声呼唤，把我从一幕幕想象中拉回了现实。再次回到阳光和蓝天之下时，我终于懂得，幸福难得，和平可贵。

湘湖诗会

■朱超范

辛丑中秋

（一）

露爽天涯一气凉，登楼待月引霞觞。
除陈桂树几重影，好放冰轮万丈光。
已是推敲有苏轼，无须砍伐借吴刚。
此秋此夜吟清句，不许浮云蔽碧苍。

（二）

良宵自觉太虚宽，如隔星桥意最关。
银汉波翻环港澳，金晶气爽迤江山。
乘鸾仙侣何无寐，伴兔娇娥奈未还。
难得琼盘今夜满，须分几缕照台湾。

（三）

抹去浮霞见碧虚，桂香月色岂能无。
由来物外长明殿，却是凡间不夜珠。
骚客相逢倚轩牖，冰轮同望入云衢。
倾尊意拟勤酬答，莫问新醪有几壶。

（四）

登楼赏月意如何，秋兴皆言此刻多。
弄笛须当约西子，填词务必托东坡。
初离沧海清如洗，才转瑶台玉就磨。
若近风寒攀桂树，争路便可涉银河。

（五）

独立悠闲坐小亭，凉风扑面暮山青。
放眼何劳托明月，抬头仍旧见繁星。
高空直寄竹弦静，下界倒浮松露听。
只是良宵多客思，秋声一片遣谁听。

（六）

浮云远去望苍天，清影萧疏已转妍。
佳节偏逢秋正劲，良宵更见月全圆。
十分潋滟宜欢饮，一赏团栾未忍眠。
只是徘徊难入梦，登楼把酒对婵娟。

（七）

莫怨冰轮出海迟，此情唯有水云知。
龙庭寒入清钟振，凤阙光临画角吹。
良夜佳天犹有月，赏心乐事岂无诗。
蟾宫听说桂花发，可托嫦娥折一枝。

（八）

会须明月生情思，便聚乡愁为琢磨。
药杵稍停催白兔，钿钗暂掩问青娥。
要看今夕清光满，莫许隔年琼露柯。
只恐良宵难入梦，空留倩影独婆娑。

（九）

五洲更漏乱新冠，赤县堪何碧宇宽。
千古凄凉剧晴雨，一轮圆缺许悲欢。
重修月户霓裳歇，自照云窗玉镜寒。
若对清光神会处，万家樽俎问团栾。